

失去聲音的戲棚

水墨般的夜清涼如水，恩主公廟前大埕上正搬演一齣酬神布袋戲。

強光照耀下，彩樓上的五爪青龍彷彿精神奕奕的扭舞著，而七尾彩鳳也昂首驕傲的展現華美炫麗的羽毛。強光如均沾的雨露，也照在一旁如巨傘般的古榕上，虯曲的枝椏如深長的皺紋，低垂的鬚根就像是老者斑駁的鬍鬚。

強光將戲棚圈成一座獨立的霓虹宮殿。成穩俊秀的的小生布偶正演出「功名歸掌中」的戲碼，和面面相對的恩主公形成一明一暗，一文一武，一鬧一靜的鮮明對比。

「怨嘆幾年命運低，鳳凰落毛不如雞，等待一朝羽毛滿，也能騰空上天梯。」小生輕跨台步，揮扇吟哦，三進兩退，似有志難伸。

「在下梁炳麟，泉州府人士。自小勤勉讀冊，博學多才志在功名，奈何十載寒窗苦讀盡付東流，屢次赴考皆敗北；唉呀！空有滿腹經綸，只因考官有眼無珠……吁，噓！惱，惱，惱也……」擴音喇叭流出的聲音口條清晰，丹田有勁，沙啞中透出歲月痕跡，聽得出滄桑和智慧的味道。

戲棚下站著五個小孩，似懂非懂的望著戲棚看，他們的父母大概在廟裡拜拜，不一會兒，就有兩個被喚走了。廟公是一位七旬老翁，難得聽見這般斯文的戲文，好奇的抬凳子出來看戲。台上的演師是一位個子瘦小的中學少年，他暗唸著口白，從布幕的細縫中瞧見了廟公，便格外振作精神，專注的操弄掌中的布偶，絲毫不敢鬆懈。

緊接著，演師將小生請下台，迅速拿左手套進小丑仔，撐起劉生。

「在下劉生，家住福建泉州……」

少年演師心跳漸漸加速，呼吸也急起來，手中的小丑隨著顫抖。

「……」突然一片靜謐，戲棚上失去聲音，廟宇和戲棚兩座宮殿如天平兩端一高一低的砝碼，雖然因此回復些微平衡，卻引人焦躁不安。

「砰！」台上響起撞擊聲，似乎掉落什麼東西，有人慌張的起身。

「咦？明明燈還亮著，有電哪！是不是插頭鬆了？」

皺著眉頭，六神無主，東摸西觸，自言自語的人是「復興閣」第二代接班人阿承師。他原本坐在錄音機旁邊，叼著一根煙，修理電風扇，一時讓這突如其來

的失聲，驚得掉落手上的機器。

「咦呀！不可能呀！錄音帶還在捲哪！怎麼會無聲呢？」他打開錄音機，拿出錄音帶仔細端詳，看不出任何異狀。「難道發霉了嗎？不會吧？也不過才用了一年多。」

廟公氣沖沖來到後台，仰頭質問：「現在是怎樣？哪有人戲演一半的？」

「歹勢！歹勢！錄音帶出問題，我修理一下，很快就好。」阿承師猛點頭道歉。

「喂！神明等著看戲。趕緊啊！」廟公手插腰，挺胸縮腹，不耐煩。

「很快就好，很快就好。」阿承師亂慌慌的將錄音機按了又按，開了又關，就是放不出聲音，慌得他滿頭大汗。

「讓神明等太久，我等一下就給你扣錢！」廟公吹鬍子瞪眼，硬朗的身子因生氣而顫動。

阿承師打手機回家，想叫妻子送另一份拷貝過來，無奈電話通了，卻沒人接。

「幹！一定又跑去找阿櫻仔玩四色牌，這個查某！」

阿承師轉頭，急急對台板前的演師說：「阿宏啊！你趕快回家拿錄音帶，『功名歸掌上』，就放在三樓衣櫥旁的第二個抽屜……」

廟公伸手指著阿承師說：「說什麼肖話？你是演布袋戲的師傅，你就接下去演哪！等你的錄音帶來，我廟門都關好了。」

「不會啦！少年人騎機車，很快啦！」

「我不要等，你給我接下去演！」

阿承師心虛的看著手中的錄音帶，半晌才紅著臉吐出：「……真是歹勢！這齣戲是我阿爸在世時新編的，我沒有學過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廟公大叫。「做戲的人說不會搬戲，我生耳孔沒聽過，我看你可以收一收回家了。兩天的戲，你第一天就凸槌，我去跟天生仔說，今天演的不算錢，以後不要再請你了，早知道會這樣我就聽別人的話，請電影來放。奇怪！你老爸就不會這樣。」

「財伯仔，等一下就好，我叫我兒子回去拿，騎機車很快……」

「爸！爸！不用了。」阿宏對阿承師說，又轉頭向廟公說：「歐吉桑，你回去坐好，馬上就搬戲給你看。」

阿宏轉身面對前方，打開麥克風，學錄音帶的音調說：「在下劉生，家住福建泉州，自幼與梁兄哥同窗，情同手足。現今科期將屆，待我前去梁家，邀我梁兄哥前往應考，期望一試及第，光宗耀祖，享受榮華富貴。」

廟公聽聽口白，後文接前戲，言之有理，不是少年人胡謔瞎掰，便回到台前，繼續看戲。而阿承師卻是驚訝得張大嘴巴，宛如失了神魂。

阿宏熟練的操演戲偶，替換角色，一會兒扮斯文的梁炳麟，一會兒扮逗趣的劉生，隨著劇情的演進又半捲舌頭，壓低聲音演老神仙。雖然他的聲音幼嫩，沒有錄音帶裡的那股成熟蒼勁，但是該做足的音色表情，該說演的句句口白，都絲毫不差，不輸專業的老演師。

戲中的梁炳麟應劉生之邀，考前在仙公廟圓夢，夢見白髮老翁在他手中寫下「功名歸掌中」五字。他心中暗喜，以為科期必定高中，誰知放榜之後竟然又是名落孫山。

阿宏演到這兒，故意放慢速度，皺起眉頭，唉唉嘆息。

緊接著，梁炳麟失意落魄，學鄰居操弄傀儡自娛。他嫌懸絲傀儡複雜難學，便將戲偶縮小於掌中，自編詩文為口白，日益精鍊，獲得鄉里歡迎。不久，各地人士爭相請他演出，他因此功成名就。

阿宏語帶笑意，用一種得獎的歡樂心情高聲讚嘆道：「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老神仙哪！老神仙，你所言不差，果然功名歸掌中，能傳家鉢萬萬年。」

終於，經歷一個多小時，阿宏完成演出，他因興奮而緊繃的神經一下子放鬆了，整個人顯得有些疲累，但他的心情仍是亢奮的。

阿承師接過麥克風說：「各位善男信女，『功名歸掌中』今天為各位演出完畢，是由信士林天生誠心誠意恭祝恩主公聖誕千秋，祈求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請明日同一時間再會。」

阿宏一邊彎腰收拾布偶，一邊頻頻輕瞥阿爸，嘴角微揚。他心中充滿成就感，又熱切的期待著什麼。

阿承師神情嚴肅走到錄音機前面，取出錄音帶，吐出一口氣，說：「這錄音帶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」

阿宏望阿爸一眼，瞬間又將目光移回戲籠，怯生生的說：「沒有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？」阿承師瞪他。「你會不知道？不然你怎麼會接下去演？該不是你早就準備好了吧？」

「哪有？這一齣戲不知演了幾十次了，我聽久了，早就背熟了，當然會演。」

「當然，當然，你是天才。演了幾十次，爲什麼我就不會演？你不要以爲會講口白有多了不起，一場好的演出，少不了後場配合。你剛剛演的只有口白，沒有後場配樂，算是演出一半。那就像是吃飯沒有配菜，白米飯再香，也只是單獨一味，少了酸、甜、苦、鹹，怎麼好吃？」

阿宏嘟起小嘴，心裡嘀咕：如果不是我，你就糗了，自己不用心，還怪別人。不過想想，爸爸的話也並非沒有道理，剛才的演出雖然接得順遂，但是少了音樂伴奏，真的少了生氣，想不到廟公竟然能接受。

「你不要以爲這樣，我就會把劇本給你。下禮拜你不就要模擬考了嗎？等到明天這一場演完，你就好好的讀書。讀書，讀考試的書，把學力測驗考好。讀那些劇本有什麼用？」

阿公留下來的的手抄劇本鎖在保險櫃裡，阿宏曾經向爸爸要了許多次，都遭到拒絕。爸爸總是說：「你專心讀你的書，討那些劇本作什麼？作戲這一途你就不要想了，你不看看現在是什麼時代，連放電影都沒什麼人要看了。你阿公教你弄戲偶仔，那是好玩，你就沒事幫我上台弄弄，反正沒有人會計較弄偶仔的是個孩子，神明也不計較，但是你不要忘記，讀書才是你的頭路，我和你媽媽望你給我們翻身啊！」

前天，阿宏和阿爸吵了一架。他想要看阿公的劇本：《三國誌》、《封神演義》和《東周列國誌》，爲的是多學一些武打戲。他不喜歡《功名歸掌中》這種文謔謔的書生戲，不能打殺翻滾，飛天遁地，弄起來不過癮。

阿爸說：「這都要怪你阿公，當初要他多錄幾卷錄音帶，他就偏偏不要，說什麼放錄音帶對神明不敬。又說做一個頭手，若是靜靜無聲，怎麼對得起祖師爺。我咧拜託一下，已經走到電子時代囉！還有誰親口演布袋戲呢？這幾卷錄音帶還是我偷偷錄起來的，要換當然可以，一捲一捲慢慢來，放到壞掉再說。」

阿宏記得，阿公在世時說：「搬戲這功夫，千斤道白三兩技，念口白雖然靠丹田，損中氣，說到大粒汗小粒汗直直流，確實很費氣力。但是扮得入迷時，喜、怒、狂、顛，行雲流水，都會忘了自己是誰。若是劇奸除惡，大快人心，就算嘴

角全波，拿喉燒聲，卻是爽在心裡。柴偶仔是咱在弄的，怎麼叫我柴柴站在台上，變成另一仙柴偶仔？」

這一卷「功名歸掌中」是阿公新編的戲碼，並非傳統舊戲文，為的是應台大人類學教授之邀，到台北演出。阿公說要讓年輕人瞭解布袋戲，得要從布袋戲的歷史演起，雖然那故事只是個傳說，卻有十足的趣味。可是阿宏不頂喜歡，不只因為節奏慢，主要是爸爸一放再放，他一演再演，覺得煩了。

「沒有錄到的，我想看劇本。」

雖然放錄音帶時，聽著阿公的聲音，彷彿阿公回到人間，重新回到戲棚上，使他感到溫暖親切，但是他更想看看舊戲文——那些阿公沒有留下聲音，卻印在童年回憶裡的模糊聲紋。

「你讀你的書去，不要亂亂想了。」爸爸揮揮手說。

「我想看劇本。」阿宏大聲說。

阿爸被惹惱了，說：「你再亂鬧，我就修理你。」

「我只是想看阿公的劇本。」阿宏臭著臉。

爸爸一巴掌打在他手臂上：「不要再囉唆！好好的給我讀書！」

「需要幫忙時就叫我演，真的人家想學，又叫人家不可以學。」阿宏覺得自己雖然是個演師，卻是個啞巴演師；手中弄著布偶，自己卻是別人的布偶。

小時候，阿公常常弄偶仔逗阿宏笑。阿宏哭鬧，父母騙不贏，阿公就接手，開戲籠拿丑角，搖頭晃腦的念念唱唱：「酒啊！酒啊！酒酒酒！酒是米共麴，飲落去目周駛三角，有人倒落西，有人倒落東，無人攞落夯咧——攞落夯咧——」小丑仔身著大紅袍，頭戴虎皮帽，手執酒壺，顛顛倒倒的扭腰擺臀，一下子就弄得阿宏破涕為笑。

阿宏上國小以後，手頭長大了些，阿公就正式教他操弄偶仔。那是一仙白面書生，阿公挺胸，輕輕請書生出場、整冠、跨步、回身，口中吟道：「少小需勤讀，文章可立身，滿朝朱紫貴，盡是讀書人。」

阿公說：「小生斯文，開步舉手都要穩當，身要正，行要穩，搖葵扇高不過眉。這些柴偶仔，要動是很簡單，打來打去好像很精彩，其實只是唬外人耳目，真正難的就在文質彬彬的小生。小生練好了，其他行當就沒問題了。」

那時，阿公將手掌抽出偶仔，反覆展示手指的相關位置，阿宏驚奇的發現，

阿公的中指、無名指和小指已經上了膠似的黏合在一起，而且與食指呈九十度角。阿宏撐著布偶，張開小手，勉力拉撐，五指仍各自分離，小生的頭因而歪斜一邊。阿公呵呵笑，說：「你這叫做度龜雞，要練到像阿公這樣頭直身正，才會人模人樣。」

從此，壓手指成了阿宏自訂的功課，不論上課、洗澡、上廁所、看電視，他都努力將後面三指扳離食指，弄痛了也無所謂。阿公要他練右手就好，阿宏卻偷偷練左手，因為主演的頭手是站在台子左邊的，靠左手撐持人物。

以前阿公多少還會教他弄偶仔，爸爸卻只會催他寫功課，問考試成績。對於學布袋戲一事，爸爸是三不政策：不鼓勵、不教導，也不反對。

收拾好戲籠，套上鎖，爸爸帶阿宏到夜市宵夜，這是演出夜場之後的例行回饋。阿宏賣力的演出了整場，耗了不少氣力，這會兒肚子很餓，他連吃兩碗滷肉飯，爸爸卻只吃了一點小菜。

「阿宏，多吃一點。」

「嗯！」阿宏點點頭，奮力扒碗中的飯菜。「爸，你怎麼吃那麼少？」

「以前你阿公在的時候，每次演完戲都要來這兒吃滷肉飯，一吃就是三碗。我說放錄音帶比較輕鬆，他就不聽，費那麼多力氣。」爸爸低頭尋思一會兒，又抬頭笑說：「阿宏啊！剛剛我真是嚇了一大跳，錄音帶突然沒聲音，這戲就演不下去。沒拿到工錢就算了，壞了自家的信用，以後就沒生意作了。唉！像這樣一連兩天的戲，已經很少有，大部分都只請一天，意思一下。還好你接得下去，不然就淒慘了。」

阿宏得意一笑，夾起一塊粉腸，看看桌上還有豬肝、滷大腸、炒鱈魚和炒花枝。今天的宵夜比往常豐盛，想是爸爸嘴巴不講，心裡是感謝他的。

阿宏心虛的將目光停留在碗裡的滷肉飯上，一時忘了去吃它，他想起阿公的菜肉飯。

好幾年前，一場強烈颱風來襲，造成大停電，剛好瓦斯沒了，風大雨急，瓦斯行也不送瓦斯。晚餐時刻到了，媽媽用慣瓦斯爐，一時不知如何才好，只能嗅著冰箱內回溫冒汗的菜肉透出的凍酸味，搖頭嘆息。

阿公對媽媽說：「起個灶，隨便煮個菜肉飯就好了。」

媽媽一臉抱歉，說：「起灶？哪裡有灶？就算有大灶，我也沒用過，不要說

煮飯，起火我都不會。」

阿公搖頭嘆氣，叫阿宏冒雨到院子牆角搬來十幾塊紅磚，就在屋簷下疊成一個簡易的爐灶。阿公又叫爸爸拆下舊床板，用火柴點燃，拿把葵扇對灶口搨了又搨，又洗米，裝在一鍋水中，架在磚灶上面。一時白煙燻滿屋子，阿宏肚子咕咕亂叫，心裡透著幾許疑惑。

沒幾分鐘，鍋壁就燻黑了，阿宏接過阿公的葵扇，亂搖一通，一陣黑煙嗆得他咳嗽連連，滿臉眼淚鼻涕。等到鍋子像狂牛喘氣，噴出陣陣米香水煙，阿宏、爸爸和媽媽都面露驚喜。

阿公打開鍋蓋，將洗切好的，冰箱裡拿出來的肉類和蔬菜加入鍋子裡，挽救它們即將腐敗的命運。起鍋之前，阿公淋入一大匙的醬油膏和香油，一股前所未見的美妙氣味猛往人鼻子裡鑽。阿公拉開嗓子大叫：「吃飯囉！」

不到十分鐘，熱飯燒菜還燙痛著舌肉，鍋底就朝天了，連底下焦黑的鍋巴也被飯匙刮得一粒不剩。

阿公點燃一隻香菸，蹲在廊簷下，抬起下頰，噴出白煙，說：「唉！吃飯皇帝大，煮飯的功夫怎可忘記呢？」

這話讓收拾碗筷的媽媽慚愧得不敢抬頭。

「唉！說到煮飯，人家說日本新型的電鍋可以保溫二十四小時，照我看，無效啦！白米飯煮到變黃米飯，香味走經去了。咱們的大同電鍋好一些，現煮現吃，不能隔頓吃，白飯反倒卡青。」阿公又說。「不過，電鍋還是比不上瓦斯爐煮的飯，瓦斯爐可以煮出香摺脆的鼎屁，可惜，現在連會用瓦斯爐煮飯的人都很少了。」

爸爸煞有介事的整理著戲籠裡的布偶，阿宏一旁靜靜聽著。阿公又說：「不過，呵！電鍋也好，瓦斯爐也好，攏比不過這柴燒的飯，有厚厚的火炭香，白米一粒一粒站起來。雖然慢火去燉，等卡久，但是煮出來又摺香，又摺Q。唉呀！煮飯的器具一代一代新，白米飯卻越來越無滋味囉！」

想到這兒，阿宏嚥下一口飯。不知是不是時空的距離製造美感，他覺得口中的滷肉飯雖然好吃，卻比不上阿公的菜肉飯香甜。他不禁抬頭望天。黑幕讓夜市的燈泡照亮，星星消失無蹤，連月亮都顯得黯淡無力。

隔天一早，出乎意料，阿爸竟然交給他一本劇本，上頭寫著：「封神演義——哪吒鬧東海」。

「這是今天要演的戲碼，你讀一下，記住出場的人物順序，到時候我演頭手，你在旁邊幫忙。」爸爸說。

「爸，你是說你要親口演嗎？」

「唉！你不要和阿公一樣死腦筋好不好？放著現成的錄音帶不用，浪費力氣。還好，我以前錄了好幾卷，雖然不完全，沒有整套大戲，但是應付廟會都還夠用。」爸爸頗得意。

阿宏有些失望，卻又非常高興，他喜孜孜的翻閱，看著劇本裡阿公留下來的筆跡，讀著裡頭精彩的故事。那裡面有些字很潦草，大小不一，有黑有紅，有些句子是文言文，他都不太懂；不過，這些都無法削弱他高昂的興致。

阿宏看過阿公演這一齣戲。那時的阿公得到台大人類學教授的賞識，受邀到台北小劇場表演，阿宏跟著去見世面。

阿公演頭手，爸爸演二手，阿宏在後台幫忙準備布偶，不時被阿公的聲調吸引，頻頻回頭望向阿公的背影。阿公身上穿著一件白汗衫，蒼蒼的白髮下，讓汗水浸濕了一大片。

他演的是什麼內容，阿宏不是記得很清楚，但阿公有時壓低嗓子低迴悲嘆，有時拉高音調激昂慷慨，有時停頓數秒製造懸疑，有時頓足叱喝狂怒不已。阿公一會兒是奇功蓋世的神仙，一會兒是面目猙獰的精怪，一會兒是風韻猶存的齊眉旦，一會兒又是逗趣笑鬧的小丑。就連年紀與阿公相差五十歲的小孩兒李哪吒，阿公也捏著嗓子扮童音，演得維妙維肖。

當神妖鬥法時，雙方揮拳踢腳，騰空鑽地，又砍又殺，爭吵打鬧，哀嚎四起。那些布偶玩弄在阿公雙掌之間，彷彿千軍萬馬，氣勢磅礴，阿公比神仙還要厲害啊！沒等戲演完，台下人群禁不住激動，時時鼓掌叫好，見到妖精消滅，更是起立喝采，歡聲雷動。散戲之後，不少人湧上戲棚，張大眼睛，伸出雙手，好奇的玩弄布偶，阿公和爸爸在一旁應和講解，應接不暇。

回程的車上，阿宏對阿公說：「阿公真厲害，台下有好多好多人，像是被催眠了，大喊大叫的。」

阿公笑笑，搖頭說：「那些人怎麼算多，以前我們轟動中南部時，看戲的人比這些多十幾倍。很多人站得很遠，看不清，但是有聽到喇叭放送的聲音，他們就很爽了。唉！我怎麼不知道，剛才台下的人，有些是教授安排的，故意大聲喊，

製造氣氛，我搬戲四十多年了，台下的人看多了，怎麼會不知道呢？」

「爲什麼要這樣做？」阿宏歪著頭。

阿公停了一會兒，悠悠的說：「人家教授看得起我們，熱誠邀請，真感心。唉！但是人家拿我們當古董那般愛惜，古董卻是古董啊！破了就不再有了。」

阿宏完全不懂阿公爲何嘆氣，明明受到熱烈的歡迎啊！

阿公似乎心情低落，因而轉移話題說：「阿宏啊！不只台上在搬戲，台下也是一個戲棚，台上忠孝節義，台下才是真實的人生。有老母給囡仔飼奶的，有婆媳冤家相罵的，有人喝酒醉跑來打某的，有賊仔偷燒酒螺吃的，也有剪鈕仔被抓到，被人打到歪腰的，也有討客兄故意在人群中眉來眼去的。人生百態，鬧熱程度，一點都不輸台上的戲喔！」

「有一次，」阿公突然精神一振。「你舅公欠人錢，討債人追著打，他躲到臺下人群中，被我看見了。我叫你阿爸引他躲在戲籠裡，又改編戲文，弄起小丑仔，說：『天下最難事，欠債無錢還，我在下不才，苦勸列位，有事好參詳，不要動干戈，戲若散場後，請後台相見。』結果討債人聽了，歡喜走了。散戲時他們來找我，我叫你舅公出來面對，我幫他調解。若不然，他早就被人打了，沒死也去了半條命。」

「還有一次，」阿公說得起勁，又想起一件往事。「那時我才十九歲，媒人來說親，要做你阿嬤給我相識。相親的地點就是彰化火車站，我兩人相看有愜意，你阿嬤知道我是演布袋戲的，說要來看我搬戲。那一夜，說來就來，我突然間看到她站在台下，害我歹勢到忘記台詞。台下觀眾忽然聽台上無聲，還以爲發生什麼大事情呢！實在真見笑。呵！呵！」

「哈！哈！」阿宏跟著笑。「阿公是老江湖，想不到也會忘記台詞。」

「是啊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那一趟回來，阿公衣錦還鄉，親朋好友都來慶賀，說是名聲透到台北去了，真正是「頂港有名聲，下港尙出名」，多麼的了不起。不過，阿宏注意到，阿公總是含蓄的點頭笑笑，人家問他演出的盛況，他都只是謙遜的說：「沒什麼啦！沒什麼好講的啦！」

那是阿宏國小升六年級前的暑假發生的事了。

阿宏升國中時，阿公腦溢血過世，爸爸接下「復興閣」戲班，阿宏也正式登

台。從此阿宏聽著阿公的聲音在耳邊迴盪，卻是「有聽聲無看影」，他常常懷想，是否阿公的神魂還依依戀著戲棚，不肯離去？有時他擺弄著布偶，雙手又痠又累，腦子渾渾沌沌，恍惚中還會以為阿公就站在身邊和他同台演出呢！

下午時，爸爸將「哪吒鬧東海」所用到的布偶依序排在台板下的布袋上，有哪吒、龍王敖光、龍王三太子敖丙、托塔天王李靖、李夫人、巡海夜叉、太乙真人……。

爸爸說：「阿宏，這齣戲以前十分轟動，我做阿公的二手，演過幾十場。你今天第一次演，沒關係，我演頭手，你演二手，聽我的命令拿偶仔給我就好。到時候記下演出順序，以後你就多會一齣戲了。」

看爸爸熟練的擺放布偶的位置，阿宏興奮的問：「爸，你會演這齣戲嗎？」

「當然，這齣戲我也主演過十幾次。都是這樣的，看久了，聽多次了，就背起來了。不過我有你阿公的錄音帶，還是讓你阿公來演吧！哈哈！」

阿宏苦笑著弄起哪吒布偶。那哪吒穿紅肚兜，手拿乾坤圈，腳踏風火輪，看起來神通廣大，卻是個小娃娃，真是有趣！

吃過晚餐，八點整，爸爸關掉播放的流行音樂，拿起麥克風說：「啊！各位善男信女大家好，今天是恩主公聖誕千秋，今日戲齣是由信士林天生誠心誠意答謝恩主公神恩庇蔭，恭祝恩主公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今天演出的是《哪吒鬧東海》，敬請觀賞。」

緊接的，爸爸按鍵一按，鑼鼓點和唢呐交相響起，音調高亢，節奏緊湊，熱鬧得不得了。

爸爸從容走回台前，請起哪吒，一上場就是一番拳腳功夫。

「哦——哈——呀——」

哪吒在台上翻滾跳躍，前踢後踹，左掌右拳，虎虎生風。阿宏心情激昂，那不就是他最想演出的武打角色嗎？他雙眼緊緊盯著哪吒不放。

「腳踏風火輪，手執乾坤圈，紅綾搖一搖，龍宮響震天。我乃李哪吒，陳塘關總兵官李靖之子，時逢五月，天氣暑熱，心下煩躁，意欲出關閒玩，先去稟過母親，再啓程前往。」阿公那熟悉的聲音又響起了。

「來，那仙圓眉旦，請出去。」

爸爸發號施令，阿宏聽話，請出哪吒的母親李夫人。

阿宏忽然想起廟公。往下看，廟公不在廣場上。昨晚那些小朋友也都不見了，倒是有一位老太太和兩個老先生搬了凳子坐在台下，一邊搨扇子一邊看戲。阿宏倒是替爸爸感到快慰，那廟公真是夠兇的，昨晚毫不給爸爸留情面。不過，也或許是廟公的刺激，爸爸今天的演出，似乎格外謹慎。

天熱難耐，哪吒在河邊洗澡，將七尺混天綾放入水中，把水都映紅了。他擺一擺混天綾，江河晃動，搖一搖，乾坤動憾，驚動了龍宮。龍王派巡海夜叉去巡視，夜叉卻與哪吒起爭執，雙方動手鬥法。

「哦——哈——哦——」兩人你來我往，翻滾跳躍，拳打腳踢，彷彿隨著音樂跳起武術之舞，煞是好看。

爸爸將那哪吒和夜叉舞得難分難解，最終哪吒將乾坤圈往空中一舉，打在夜叉頭上，將他打死於河岸邊。

「啊——」阿公的聲音渾厚有力，把那夜叉的死前哀嚎，叫得淒厲而乾脆，讓人聽得痛碎心肝。

龍王三太子接了龍王的命令前往抓拿哪吒，又被哪吒打死。龍王大怒，到陳塘關興師問罪，嚇得李靖及夫人張口如癡，結舌不語。龍王悲憤未消，要奏上玉帝，將李家滿門抄斬。

阿宏手弄著李夫人，也覺得這哪吒太不懂事，害得一家愁雲慘霧，這小娃兒真該打屁股。

三人退場之後，哪吒來至乾元山金光洞找他師傅太乙真人想辦法。阿宏正要請出太乙真人，爸爸卻右手一伸，接過布偶。

他舔舔嘴唇，大聲對阿宏說：「來！這仙，我來弄就好。我口渴，你去那邊拿茶過來。我有泡好一大杯烏龍茶，就在那個塑膠杯裡，音響旁邊。」

阿宏聽話，過去拿水，心裡卻嘀咕：站了半天又沒說話，怎麼會渴？幹嘛喝水？

他走到音響旁，偷偷將阿公的聲音放大，以為心裡會舒坦些，卻覺得很淒涼。不知怎麼的，聽著阿公的聲音，阿宏想起一件往事。

媽媽說阿嬤過世後，阿公停演了三個月，阿嬤百日之後，才又復出。有一次演出時，戲裡是熱鬧團圓，阿公竟然哽咽失聲。台下人不知道原因，便交頭接耳，鬧烘烘的。

媽媽說平常音響喇叭放得很大聲，壓過台下的人聲，而那一次是她第一次聽到，戲棚下竟然比菜市場還熱鬧。

「大約停了二十秒，阿公又振作起來，恢復精神，完成演出。」媽媽語重心長的說。「沒有人知道阿公爲什麼哭，我們當晚輩的當然也不好去問他這種事，那是長輩的面子啊！不過後來，舅公有一次和阿公喝酒，阿公酒後吐真言，說是那天看到戲棚下有一個老婦人，長得很像阿嬤，他一時忍不住，就哭出來了……」

「阿宏，你在幹什麼？趕快拿茶過來呀！」爸爸兩手弄著布偶，不能揮手，於是挪下巴，擠眉弄眼，催阿宏。

阿宏抬頭看爸爸一眼，望著他身上的汗衫，似乎又見到阿公的背影。

「哪吒！你這個好哪吒！孽子啊！你犯下滔天大罪，害得全家遭受滅門慘禍，我今天必先大義滅親，殺了你，帶你的屍首到玉帝階前請罪……」阿公正演出李靖，聲聲淒烈。阿宏彷彿看見阿公臉紅脖子粗，又悲又惱的模樣。

「阿宏，你到底在幹什麼？發什麼呆？欠揍啊？」

爸爸張大嘴，生氣吼他，那表情不正符合此時的李靖嗎？如果他再兇一點，再激動一點，那麼就和阿公入戲的神態不相上下了。呀！爸爸的聲音渾厚，中氣十足，充滿中年人的成熟韻味。

記得上禮拜廟公打電話來訂戲時，爸爸客客氣氣的跟他討價還價。爲了爭取好的價錢，爲了珍惜難得的生意，那時爸爸的聲音堅定而委婉，溫和而多情，像斯文有禮的小生。

上一回阿宏要繳學費，媽媽正好賭輸錢，爸爸又接到五千多塊的信用卡帳單，兩人把繳費單當皮球踢來踢去，很快的就情緒失控大吵大鬧。隨著媽媽機關槍似的挖苦，爸爸的吼叫越來越粗魯，越來越激亢，那聲音含著冤仇和不幸，帶著絕望和惆悵，像極了慷慨粗獷的花臉。

而就在不久前，爸爸中了六合彩，贏得十二萬彩金，在朋友們慫恿下到海產店擺了一桌酒菜請客。幾杯黃湯下肚，爸爸臉紅了，眼矇了，抓著卡拉OK的麥克風，邊扭屁股邊唱「舞女」。媽媽罵他「老三八」，爸爸於是裝瘋賣傻，摟媽媽的腰大跳恰恰，並且揚起眉毛，吐著舌頭，捏尖嗓子，故意將一首歌唱得落花流水，惹人捧腹大笑。那怪聲怪調唱出了爸爸忘我的驕傲和自大，表現出矛盾的荒

謬和戲謔，不正是偕趣逗笑小丑仔嗎？

爸爸的聲音具有磁性，能深深吸引人啊！爸爸的聲音豐富多變，靈巧婉轉，可高可低，音域很廣啊！啊！這樣美麗的聲音，沒有出現在舞台上為布偶們發聲，實在是太可惜了。

阿宏忽然很想聽聽爸爸演出的聲音。

爸爸說他主演過這齣戲十幾次，自然將台詞背得滾瓜爛熟。看他技巧純熟的操弄布偶，人物上下，出場退場都絲毫不差，爸爸主演的情形會是怎樣呢？他好想聽聽看，好想聽聽看。

哪吒說：「常言道：『一人做事，一人當。』……」

阿宏不自覺將音響按下錄音鍵，那一瞬間，他的靈魂彷彿抽離了身體，他的身子不由得冷冷一顫。那按鍵的動作輕巧乾脆，就像一次自然不過的呼吸，一個沒有人會在意的眨眼，完全不像是第一次的那般生澀猶疑。

突然，時間凝結，空氣靜止。

「唧……唧……」老榕下草叢裡傳出的秋蟲嘶鳴，廣場陷入一片肅穆的默哀氣氛。

爸爸的身子猛的一抖，隨即用虎狼般的眼神狠狠的瞪著他。爸爸沒有接口演下去，卻是破口叱喝：「你娘咧！我早就知道是你搞的鬼，不給你說破，想不到你現在還敢亂來！」

阿宏心頭一抽，滿頭冷汗。他如夢初醒，慌亂亂的按掉錄音鍵，回復播放鍵，繼續放送出阿公的聲音：「……我啓敢連累父母……」

爸爸氣不過，放下李靖，將哪吒用竹枝撐住，插在台板上，衝過來要打他。「今天我如果放過你，我就不叫阿承師。你娘咧！我咧飼老鼠咬布袋，生雞卵的無，放雞屎的有，飼你這一隻畜生。」

阿宏快步躲開，跳下台去。

就在前天，他要不到阿公的劇本，便趁爸爸不在家時，偷偷的拿出「功名歸掌中」的錄音帶，賭氣按下錄音鍵，將大半部洗個精光。他沒想到，今日自己竟會做出同樣的動作來。

他上氣不接下氣的逃到廟埕上，一顆心幾乎要跳出口來。只聽得擴音喇叭裡，阿公裝扮稚嫩的童音：「我一身非輕，乃靈珠子是也。奉玉需符命，應運下

世。我今日剖腹……」

突然，阿宏回頭望著彩樓上呆呆站立的哪吒出神。

那哪吒雙臂平伸，筆直站立，宛如被釘在十字架上，而華麗的彩樓，炫爛的繁華世界，精彩的戲卻還沸騰著。那哪吒真可憐，就像讓人點了穴動彈不得，又像失了魂魄的稻草人，佇立在一個完全不屬於他的世界中。

「剜腸、剔骨肉，還於父母，不累雙親……」阿公聲淚俱下的說著。

「這個畜生！你敢再跑！再跑！」爸爸五官扭曲，喘氣追過來。

廟裡頭人潮洶湧，煙霧瀰漫，敬獻的牲禮、水果和金紙滿滿擺了好幾桌，金爐裡燃著熊熊烈火。阿宏心想，只要跑進廟裡，混進人群，爸爸肯定抓不到他。

於是廟埕上，阿宏咬著牙，奮力奔跑。

七彩燈光映在粗糙的水泥地面，夜風吹來，幾片乾枯的榕葉沙沙擦過，空氣中清冷荒涼。那三位看戲的老人不知何時離開了，只有不遠處的老榕垂著無力的鬚根。

忽然他發覺，空無一人，他身邊空無一人，偌大的廟埕上，沒有半個人在看戲，完全沒有人在看戲。

來自心底全然的孤、寂、冷、靜，使他從迷茫中驚醒。阿公的話不對啊！戲棚下並不像阿公說的是另一個戲棚啊！這裡沒有老母給囡仔餵奶，沒有婆媳吵架相罵，沒有人喝酒醉跑來打老婆，也沒有小偷偷燒酒螺吃，什麼都沒有。這只是一片被人遺棄而長滿雜草的田地，甚至是一個空曠淒冷無人踩過的原始荒原。

阿宏茫然的環顧四周，只看見強光之下的戲棚七彩炫麗，哪吒一人孤伶伶獨挑大樑，卻不知戲已經一幕接一幕，演到哪個精彩的情節了。無助的哪吒似乎同情的注視著他，而他則回以更悲涼的眼神來安慰哪吒。

於是，他留著無聲的眼淚，停下腳步蹲下來，木然的接受爸爸的責罰。